

# 密教佛典與通俗文學中的金翅鳥（一）

高振宏

## 一、前言

金翅鳥是佛典中常見的神聖禽鳥，梵音為「迦樓羅」(garuda)，或可作加樓羅鳥、迦留羅鳥、伽婁羅鳥、揭路荼鳥，或作妙翅鳥、項樓鳥，意為為羽毛美麗者，又可譯為食吐悲苦聲，是印度古代神話中，一種類似鷲鳥，性情猛烈的神格化之巨鳥。據載，金翅鳥身長八千由旬，左右翅各長四千由旬，其聲悲苦，以甘露與龍（蛇）為食物，住在須彌山下層。其出生之時，身光赫奕，諸天誤認為火天而禮拜之，後曾為救其母毘那達與眾神作戰，後被毘濕奴天打敗，成為毘濕奴天的坐騎。而因其以龍為食，體內積蓄毒氣甚多，最後無法進食，上下翻飛七次後轉往金剛輪山，毒氣發作，全身自焚，只剩一顆純青琉璃心。佛典中有許多關於金翅鳥的記載，《長阿含經》卷十九即謂：金翅鳥有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等四種，卵生之金翅鳥可食卵生之龍，胎生

之金翅鳥可食胎生、卵生之龍；濕生之金翅鳥可食濕生、卵生、胎生之龍，化生之金翅鳥可食化生及其餘諸種之龍。《觀佛三昧海經》卷一也載：此鳥以業報之故，得以諸龍為食，於閻浮提一日之間可食一龍王及五百小龍。《經律異相》卷四十八則謂：此鳥所扇之風，若入人眼，其人則失明。在大乘經典中，金翅鳥列屬八大部眾之一，與天、龍、阿修羅等共列位於佛說法之會座。而在密教中，金翅鳥乃梵天、毘紐天、大自在天等之化身，或謂即文殊師利之化身，列位於胎藏界外金剛部之南方。迦樓羅之形像有多種，印度山琦遺蹟中之迦樓羅僅為單純之鳥形，然傳於後世之形像則大多為頭翼爪嘴如鷲，身體及四肢如人類，面白翼赤，身體金色。<sup>1</sup>

在中國文學傳統中，與金翅鳥最有關的故事就是《說岳全傳》，其中岳飛前世為大鵬金翅鳥，因啄瞎鐵背虬王（後轉世為秦檜），啄死女土蝠（轉世為秦檜妻）、團魚精（轉世為万俟卨），由於這段前世的恩怨才引

發了後代的糾葛，開啓了小說的神魔敘事，頗富意趣。佛教經典中記載了許多神異動物，有些來自印度神話傳統，有些則是融攝中亞或中國傳統，但目前學界相關討論不多，較多集中在《西遊記》中各種精怪的溯源，或是佛典中常見的降龍、伏虎主題，比較是集中在這些故事背後的佛法義涵，較沒有考慮到這些動物所牽涉的經典與法術，而陳懷宇的《動物與中古政治宗教秩序》<sup>2</sup>則開啓了一個新的思考面向，他將猛獸視爲一種意義象徵，考慮他們如何不同敘事中建構其意義，並且嘗試以一種跨文化的比較，討論世界各地動物與人類社會發展中某些共通性和關聯性的問題，甚有啓發。筆者先前討論了穢跡金剛法術以及在中國傳衍的情況，本文則延續有關密教的討論，但改以神奇動物爲主，嘗試勾勒金翅鳥如何「密教化」以及在中國流布的情形。

## 二、密教佛典中的金翅鳥

### （一）密教部的金翅鳥經典及相關問題

如上節所述，在佛典中有關金翅鳥的記載甚多，但少有以金翅鳥爲名的典籍，目前可見的有三部，都屬密教部，分別爲《文殊師利菩薩根本大教王經金翅鳥王品》（第一二七六號）、《速疾立驗魔醯首羅天說迦婁羅

阿尾奢法》（第一二七七號）、《迦樓羅及諸天密言經》（又名《迦樓羅王持念經》，第一二七八號）。前兩部爲唐代的不空和尚（七〇五—七七四）<sup>3</sup>所譯，最後一部則署名「罽賓國三藏大德般若力譯」，這位般若力和尚生平不詳，但該經最後提到：

承安三年（一一七三）八月二十七日於勸修寺西山住房書了興然本

類似的文句也出現在《大毘盧遮那經廣大成就儀軌》（第八五二號）最後，「承安三年七月一日于勸修寺西山住□書了末資興然」。「資」在中古以前的中文用法有學生之意，如《老子》第廿七章：「故善人者，不善人之師；不善人者，善人之資，不貴其師，不愛其資，雖智大迷，是謂要妙。」末資即爲末學之意。由此來看，這兩部經典應是興然和尚於承安三年在勸修寺所抄寫。「勸修寺」是日本真言宗山階派之大本山，位於京都東山山科區，相傳爲日本醍醐天皇之敕願寺，由承俊律師開山。初爲眞言、三論兼修之道場，後爲東密小野流一派全修寺流之根據地。<sup>4</sup>由此來看，此處的「承安」指的是日本高倉天皇年號（一一七二—一一七五）

。而大正藏中與興然和尚或抄錄於勸修寺的經典約有十來部，如《觀世音菩薩如意摩尼輪陀羅尼念誦法》（寶思惟譯，第一〇八四號）、《九品往生阿彌陀三摩地集

陀羅尼經》（不空譯，第九三三號）、《曼殊室利焰曼德迦萬愛祕術如意法》（一行撰譯，第一二一九號），多為唐代密教經典。

不過，雖然興然和尚或勸修寺所抄錄多為唐密經典，但類似《迦樓羅及諸天密言經》、《聖歡喜天式法》（三藏法師般若惹羯羅撰，第一二七五號）、《佛說常瞿利毒女陀羅尼呪經（并行法）》（瞿多三藏譯，第一二六五號）等，<sup>5</sup>較難明確查索到譯者的生平與年代，且其中內容多涉及到印、符、式盤等偏向中土的法術，與先前數期文章所提到的《穢跡金剛說神通大滿陀羅尼法術靈要門》、《穢跡金剛禁百變法經》相當類似。此外，在《新書請來法門等目錄》（第二一七四號）有提到：「常瞿利毒女經一卷（瞿多三藏譯更有符法說消除一切惡種患）五張」、「迦樓羅王雜密言經一卷（屬賓國三藏般若譯二十五紙，說消除毒療病竝諸龍密言在此中）」，即是上述經典（本目錄雖有大金剛歡喜真言一本、大金剛歡喜陀羅尼一本，但應非聖歡喜天式法），而該經最後云：

又雜書等，雖非法門世者所要也。大唐咸通六年（八六五）從六月迄于十月，於長安城

右街西明寺日本留學僧圓載法師院求寫雜法門等目錄具如右也。日本貞觀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却來左京東寺重勘定。入唐請益僧大法師位。

且《迦樓羅及諸天密言經》開頭也云：

迦樓羅者，天竺方言。唐云金翅鳥，蓋非敵體之名，乃會意而譯也，然古今經論傳之久矣。

其中提到「唐云金翅鳥」，可見譯者應非唐朝之人，就此來看，這些密教經典恐怕是唐末五代或北宋初期才造出，其中可能參雜中亞、敦煌或中土地區的法術內容，若能會集更多類似的材料進行討論，應對當時流行的民間法術可以有更清楚的理解。（未完待續）

### 註釋：

1. 相關說明係綜合《佛光大辭典》「金翅鳥」、「迦樓羅鳥」條目編寫而成，見頁三五八二、三九七四。
2. 陳懷宇：《動物與中古政治宗教秩序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一二）。
3. 不空（七〇五—七七四），梵名 Amoghavajra。又作不空金剛。為唐代譯經家、密教付法第六祖，南印度

師子國人。天資聰明，幼從叔父遊南海諸國，其後出家，十四歲從金剛智三藏學悉曇章，誦持梵經，尋渡南海，唐玄宗開元八年（七二〇）抵洛陽，時年十六。一說係北天竺婆羅門之子，少孤，隨叔父至武威、太原，後師事金剛智，二十歲（開元十二年）於洛陽廣福寺受具足戒。師聰敏過人，深獲三藏器重，盡得五部三密之法。及金剛智示寂，師遵遺命，往印度求法，偕同含光、慧辯等浮海西遊，經廣府、訶陵而達錫蘭，從普賢阿闍梨（一說龍智阿闍梨）受十八會金剛頂瑜伽及大毘盧遮那大悲胎藏各十萬頌、五部灌頂、真言祕典、經論梵夾五百餘部，並蒙指授諸尊密印、文義性相等。又遍遊五印度，於天寶五年（七四六）還京師，為玄宗灌頂，住淨影寺。以祈雨靈驗，賜號智藏，並賜紫袈裟等。安史亂起，住長安大興善寺行禳災之法。及長安陷，玄宗於成都蒙塵，肅宗即位靈武，其時師雖陷身亂軍之中，仍屢次祕密遣使致書肅宗，傳達日常起居與竭誠效忠之意，肅宗亦遣使密求大法。代宗時，制授特進試鴻臚卿，加號大廣智三藏，曾於太原五臺山造密教道場，展開宣教活動。大曆六年（七七二）表進開元以來所譯經七十七部一〇一卷及目錄一卷，並請入藏。大曆九年（七七四）六

月中，師預知時至，上表辭別，獻五銖金剛鈴杵等，倚臥而入寂，享年七十。追贈司空，諡號「大辯正」，於大興善寺造塔安置舍利。與鳩摩羅什、真諦、玄奘等並稱四大翻譯家，對確立梵語與漢字間嚴密的音韻對照組織之功甚鉅。又與善無畏、金剛智並稱開元三大士，付法弟子有含光、慧超、惠果、慧朗、元皎、覺超等，而以嫡傳之惠果稱真言付法第七祖。參見《佛光大辭典》，頁九七五。

4. 參見《佛光大辭典》「勸修寺」條，頁六七三三。該寺書院風格仍保有江戶初期的書院建築典型，寺寶有刺繡釋迦如來說法圖、仁王經良黃疏三帖（紙本墨書），皆為日本國寶。

5. 這裡雖以「雜密」稱此部經典，但這位「瞿多三藏」應非譯出《陀羅尼集經》的著名譯經僧阿地瞿多。一方面阿地瞿多為中印度人，而罽賓國屬北印度，且相關的僧傳中均未提及阿地瞿多曾譯過《常瞿利毒女經》（從資料來看，常瞿利毒女應始自不空所譯的《曩虞梨童女經》）；另一方面《陀羅尼集經》雖屬雜密經典，但內容未涉及印、符等法術，也未出現常瞿利毒女的名稱，這與《常瞿利毒女經》大不相同，兩位瞿多和尚應非同一人。